2013中篇小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3 中篇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选.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21 世纪年度小说选)
ISBN 978-7-02-010242-6

Ⅰ.①2… Ⅱ.①人… Ⅲ.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Ⅳ.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28831 号

责任编辑 **杨 柳**
责任校对 **罗翠华**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500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7 插页 2**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242-6**
定 价 **3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 版 说 明

我社自 1977 年起，即每年编选和出版年度短篇小说选和中篇小说选，两种年选曾经深得读者的喜爱，在文学界和读者中具有广泛影响。1994 年后，这项工作一度中断。21 世纪肇始，根据文学界人士和读者的建议，我社决定恢复中、短篇小说年选的编选和出版工作，以便及时总结年度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成绩，向读者集中推荐优秀的中、短篇小说，也为新世纪的文学积累做出我们的贡献。

恢复出版的中、短篇小说年选总冠名为“21 世纪年度小说选”，以示我们一百年不动摇，长期做下去的决心。“21 世纪年度小说选”分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各编一册，于次年元月出版；编选范围为当年全国各报刊上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入选篇目的排列以作品发表时间先后为序。

“21 世纪年度小说选”的编选工作得到许多著名文学评论家和编辑家的支持和帮助，他们应我社之邀，对当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状况进行深入、广泛的研讨，提出许多极有价值的选目。我们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充分参考专家们的意见，严格进行编选。在此，谨向诸位专家深表谢忱。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目　　录

泰勒粉钻　　尹德朝　/　1

拾梦庄　　乔　叶　/　48

将军　　李　亚　/　84

涂自强的个人悲伤　　方　方　/　118

绫罗　　阿　袁　/　204

红星粮店　　刘鹏艳　/　248

催眠　　马晓丽　/　285

西瓜颂　　张鲁镭　/　321

档案里的事　　李咏芹　/　362

溴梁村手记　　冯俊科　/　393

周大一句话　　杨少衡　/　440

父亲的晚年生活　　陈　仓　/　489

泰勒粉钻

尹德朝

一

早上，一个叫艾富再的民工突然病倒，脸色苍白口吐血沫，脑袋也摔了个窟窿。艾富再的病倒在大家的意料之中，山上环境太恶劣，谁也撑不了多久。刘德胜除了感到浑身冰凉疲惫外，还有一些自责。人都是他领上来的。

最初老板只讲开采基建石，上来才知道那是掩人耳目，明里采石，暗中寻找一种坚硬的彩色结晶体，俗称宝石。倘若运气好，挖出彩钻也不是稀奇事。泰勒山产宝人尽皆知。稀有矿藏属国家资源，明禁私采，然而难免官商暧昧各取所需，找个理由干你的就是了。

“运气”是有钱人玩的东西，民工们只求收入稳定。宝石采出来了皆大欢喜，反之它要跟你捉迷藏，你有日天的本事也没辙。两个月过去了，他们颗粒无收。早知道这么不靠谱，大伙不会盲目上山。

时至 2004 年 10 月，西北边陲过早扫荡了夏季残留，落叶萧瑟已然满目霜红。秋雨绵绵，无声地飘荡在桦木丛中。工人们索性脱了湿透的衣裳，裸身抵在风镐上，随它在岩石间肆意跳动。雷电时而炸响，民工们裸露的臂膀瞬间染得闪闪发亮。风镐打的不是药眼，否则炸飞了宝贝哪里去找？打眼是给钎子一

个缝隙，然后锤打钢钎，岩石劈裂如腐。宝物大多嵌在石缝间，有如掰开的石榴。

“鲍工，雨越下越大了，今天是不是先歇了？”刘德胜抹一把雨水，仰头对站在石坡上的撑伞者说。

监工鲍守来探出伞檐，露出一张菜色大脸，隔着蒙蒙秋雨。他看了说话的工人几秒钟，厌倦道：“下雨没有粉尘，噪音小，保安也不会巡山，趁下雨就多干会儿吧，反正也干不了几天了。”

数月来，鲍监工手持电子搜身器，一直木雕般守在这座灰色山坑里。如此警惕，当然是怕有人私占，然而，当前的首要问题不是什么“私占”，而是采不出货来，数月不见宝石一丝踪影。电子搜身器还不如一条打狗棍。鲍守来嘴上燎起水泡，愁肝断肠。

刘德胜坚持道：“已经倒下一个了。上山时大家都没带厚衣裳，这样下去都要病倒的。”

鲍守来瞪着眼说：“我也有病，浑身发冷，正发着烧呢。”

刘德胜无语，但他依旧站在原地。民工们也都熄了机器看过来。都知道没有粉尘好，粉尘会让人得尘肺病，打风镐的人最怕这个，可人也不是喜雨的草木，这样淋下去都要垮掉的。鲍工抬眼环视，放大嗓门：“老板很急呀伙计们，‘石头’出不来咱们都没好果子吃。再挺挺吧。我敢打赌，凭以往的经验，也到该出来的时候了，货一出来咱们就下山，发工资。我鲍工请大家吃宴席，拜托啦弟兄们——”

话说到了这分上，刘德胜也不好再说什么，他回到原地，开了风镐按钮。机器一个接一个再度响起来，沉闷的哚哚声松动了千年岩层，无价值的石块依山滚落，回荡山谷，与黑云中阵阵闷雷遥相呼应。

鲍守来是郭老板的大舅子，三十七八岁，没有多高的文化。他让大伙喊他工程师，大伙就喊他鲍工，背地却叫他鲍监工。这些日子，走霉运的大舅哥几乎每天都要挨妹夫的骂，骂他劳民伤财，丧家之犬……

最要命的是，某部门官员的一个内线（据称是县里一个单姓公安）三天两头敲山震虎：“……你们动静小一点，机器声太大

了，上面要下来督导工作，武警部队也增加了巡山警力，你们要抓紧，见好就收，别弄得让人家把咱们一锅端……”他们一直单线联系。一接到这样的电话，鲍守来胖脸上的皮肉就会抖动，五官严重偏离，看似有如一盆煮沸了的猪头肉。

二

风镐终于在黄昏时安静下来。秋雨细软了些许，落日钻出乌云烧红了西天，霞光舞出一道彩虹婀娜似妖。鲍工用电子扫描器对每个工人搜身后，锁上工地大门，将人带下工地。

路上，刘德胜听到头顶有鸟在叫，昂首寻觅，一只潮湿的乌鸦栖于桦枝叶间，目不转睛地俯望着他，冷不丁呱呱吊嗓，让他不由心头一紧，艾富再不会有事吧？

艾富再是个淘筛工，三十来岁，瘦小结实，少言寡语，对身边之事不争不议。除了吃喝拉撒，手里一把方头大铲从早抡到黑，十几把风镐震碎的石头均被他用大锨抛进一个悬吊在四根树桩上的沙网上，刷啦刷啦，漏沙存石。

艾富再倒下时头碰到岩石上，一道口子往外喷血，嘴和鼻腔往外喷着带血的食物，吐尽了早晨喝下的玉米粥又吐胃液胆汁……大伙把他抬下工地放进帐篷里，从锅里舀了姜汤端了脸盆放在床边，又都被鲍工催上山。临走，刘德胜对炊事工李老太叮嘱：“人若不行了，就赶紧上山报信……”

鸦鸣本无内容，但命运无测者时常赋予其不祥之意。刘德胜加快下山的脚步。胶鞋进了雨水，走路咯吱作响。还没走到住地门口，就听见病人在叫，像一只濒死的野猫叫得揪心。

李老太走上前来对刘德胜说：“他喊了一下午，要死的样子。”李老太四川口音很重，五十多岁，矮胖。

刘德胜匆忙钻进帐篷，招呼大伙把病人抬出来。大伙就把艾富再放在篝火旁。他们住在几顶草绿色帐篷里，帐篷围成的一个小院，中央燃着一堆篝火，篝火在细雨中奄奄一息。由于工期短，又是隐蔽作业，诸多的不安定，使其衣食住行都在临时凑

合中艰苦进行。没有电，大家都围坐在篝火旁吃饭烤野鸟聊天打牌，篝火是他们的棉衣、灯光和餐桌。近日老板加大了工作量，工友们要抓紧时间吃饭和睡觉，不然明天就会没有精神。

艾富再要是能吃下盒里的米饭，问题就不会很大。刘德胜用破损手套端了滚烫的饭盒，挖一勺蒸米往艾富再嘴里送。只见他牙关紧锁双眼紧闭，唇色灰白，连哼哼声都很微弱了。病人已呈休克状态。大家摇头叹息，都看刘德胜，让他拿主意。他们猜测病人可能得了阑尾炎，这是拖不得的病，会死人的。工友们内心涌起一股被死神召唤的恐怖。今天病倒了艾富再，明天或许就会轮到他们其中的一个。工友们的碗里剩了饭。往日，他们会像饿狼一样将眼前所有的食物全部下肚，此时，咀嚼和呼吸都没了以往香甜的节奏，加之雨水浸馊了米面和袋装榨菜，让他们更加酸肠倒胃。

刘德胜心里难受，当初艾富再的老婆本想领着老公去184团场摘棉花的，可是艾富再愿意跟刘德胜在一起。说刘德胜到哪里他就到哪里，跟他在一起胆子壮心不虚。艾的老婆犟不过他。现在可好，他要死了，他怎么给这个女人交差？

“我们不能这样看着他死。”刘德胜把端在手里的饭盒放下后说。

一个工友嘴里含着一口饭说：“有什么法子，咱们又不知道下山的路。”

上山的时候老板怕他们泄密暴露藏宝地，都是蒙了眼睛牵上来的。

翟晓光对一个叫蔡发高的工友说：“蔡发高，你打手机119求助电话，镇上的消防兵能上来救他。”翟晓光是他们中间年龄最小的一个，只有十八岁。

蔡发高说：“早就没电了，这里没有电源充电，就是能充也没有话费了。”蔡发高是民工中唯一有手机的人，听说他是借了钱庄的钱，躲债跑到这里来的。

翟晓光说：“拿出来试一下嘛，打119不用话费。”

一个王姓工友说：“有话费也不能打，你一打我们偷采矿藏

就暴露了。”

翟晓光说：“暴露不暴露这是老板的事，跟咱有啥关系。救人要紧。”

王姓工友说：“你说啥呢？咱们拿不上工资是小事，可能还要跟老板一起吃官司坐班房。”大家无声了，是不能打。

蔡发高压低声说：“我听说，上一拨就有死人的，老板把死人的工钱分给活着的人封口……把死人往山下一扔，第二天，狼吃得干干净净……”

“胡说啥？”刘德胜呵斥道，“上一拨是上一拨，咱们这里一个都不能死。我们要把他抬下山。大家吃罢饭赶快砍两根树棍扎个抬把子，艾富再拖不得。我去给鲍监工打个招呼。”刘德胜站起来，就钻进鲍守来的帐篷。

鲍守来身上披一床很脏的暗红棉被，窝在破铁炉旁，膝上摊着一本有关矿藏的硬皮厚书，旁边的纸箱上搁了半袋榨菜和半瓶酒。此时，他凑近炉火对着手机上的玻璃，挑嘴唇上燎起的水泡。他真有点急火攻心。见刘德胜进来，鲍守来给他倒了一杯酒，刘德胜没有推让，接过来一口喝下去。

“艾富再怎样了？”鲍守来问。

“不太好，我就是来给你说这个事。”

鲍守来拧着疙瘩似的眉头说：“节骨眼儿上人又出事。不会出人命吧。”

刘德胜说：“好像是阑尾炎，如果不赶紧抬下去治疗，恐怕活不到明天。”

鲍守来说：“你们怎么下，知道路吗？你们可是蒙了眼上来的。”

刘德胜站起来：“不管怎样，我要把他抬下山，人是我带来的，他要是死了我怎么向他老婆交代，孩子今后怎么办？”

鲍守来烦躁挥挥手：“愿下你就下吧，但是，咱们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擅自离岗就是违约，你的工资能不能保住我就说不准了，还有，你知道我们这里是秘密施工，要是让警察知道，你要背嫌疑的，郭老板黑道上有人，手很黑……”

“你不用吓唬我，我知道该咋做，现在人命关天，顾不上那么多了。”刘德胜走出去。

鲍守来曾在国企有色金属矿业公司当过多年技能工人，对泰勒山的矿藏结构熟知一二。在职时，工资虽不足两千，但心里还算安稳。为国家采宝，采多少都是应该的。可是近几年，非法盗采者黑蚁般侵蚀了泰勒山，他们四处打洞疯狂开掘，从他眼皮底下挖走的“石头”数不胜数。眼睁睁看着别人发财，那种分配不公的愤怒燃烧在胸。他跃跃欲试，可是没设备、没资金，试也白试。好在人生并非一成不变，自从在城里做售车小姐的妹妹让人家连车带人一同‘买’走之后，幸福之门有望冲他开启。他辞了职，拉搞路桥工程的郭姓妹夫进军泰勒山。不过，对妹夫的说服并非一帆风顺，顽固的老东西让他走了一段苦口婆心的漫长路程：他先从本人丰富的淘宝经验说起，到他娴熟的开采技能，砸开过成百上千的宝窟石门，再到官场市场的两级人脉……最后，他掏出一张图，一张宝山图。说这座宝山图是他的患了绝症的师傅给他的，师傅不愿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

“……妹夫呀，挖宝不易探宝更不易，这山目前还没人知道，以后就说不准了，现在勘测仪器越来越发达，不定哪天这山就成了别人的了，我敢打赌，只要咱凿开山门，你就是当代的阿里巴巴……”

神秘“宝山”到底把妹夫说动了。于是一切都在秘密进行中，蒙了民工们的眼睛进山便不足为怪。可是让鲍守来想不通的是，那些晶莹的石头就是一个也出不来，往年他给别人干的时候，只要劈开岩石，宝石哗哗啦啦，如同划开了羊肠子，“屎蛋子”一捧一捧的，怎么该轮到他干的时候，咋就颗粒无收呢？

三

刘德胜走出来时，工友们已把两个抬把子捆扎好，上面垫了被褥。艾富再已躺在了上面。

天短得很明显，昏暗变浓，像谁在慢慢移动一个沉重的井

盖，留下了天边最后一线缝隙，那缝隙暖融融透着难舍难分的情绪，当天井全部盖上，昏暗变得沉重且凶狠，陡然感觉这个傍晚比往日更加寒冷，细碎的冷雨似夹杂了雪沫。有人往火里加了几棵松根，松油在火里噼啪暴响，火焰升腾起来。

刘德胜喊："翟晓光，咱们走！"刘德胜喊翟晓光下山，是不想再让这孩子在山上受罪了。孩子太小太瘦了，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孩子，所以他走到哪里，都要把他带在身边，这样他心里才踏实。两人抬起艾富再准备下山。

鲍守来从帐篷里走出来，一脸的无奈："这样走下去你们肯定要走瞎，等一下。"

鲍守来返回屋里，提了一卷麻绳和一支手电筒出来："把这个拿着，要过河的，绳子也许用得上。过来，我给你们指条路。"他把两人拽离人群，小声说，"下了前面这个石坡，就能看到一个灯光，那是边防军哨卡，但你们千万不能朝灯光走，灯那面是人家哈国，越了国境线你们是要挨枪子的。哨卡里都有夜视仪，看你们很清楚。快到灯的时候朝左拐，能看到一个矿井架，那是早年勘探队遗留的，记住，一定要找到那个矿井架，然后再拐进一道峡谷，出了峡谷朝右，趟过一条河沟，再走五里地就到巴拉提乡了，记住了吧，乡里有医院……"

刘德胜很感动。平时这人凶神恶煞，此时善意浓厚，人也许到了关键才会看清他的真实面目。

"鲍工，我代艾富再谢你了。"

"我是看你仗义，被你感动了。还有……"鲍守来把一张名片塞给他，"这是咱们郭老板的名片，他在县上，你们要是没钱看病就给他打电话，让他先把工资预付一些。快走吧，趁天还没黑透。"

民工们都依依难舍地跟着他们。蔡发高哭丧着脸说："德胜哥，你这一走，我们可就没有主心骨了。"

刘德胜说："别这么说。等大家下了山，咱们再一起找活儿干。"

有人也想跟他们下山。刘德胜说："要不了这么多的人。再

说，你们一下山就拿不上工钱了。”

“没错。”鲍守来插嘴说，“都别跟了，赶紧回帐篷休息，明天还要干活呢。”

蔡发高把兜里一些钱掏出来给他，大家也都效仿他，把身上仅有的小钱掏出来。到了山口大家才住脚，目送他们下了山。

一下山，果然看到远处一盏明亮的灯光。那是边防哨卡，这让刘德胜焦灼的心放松了许多，有解放军在身边底气就足。不过，刘德胜只记得鲍守来说，不能朝灯光的方向走，后面那一堆的话他没记住多少。问身后的翟晓光，翟晓光就把鲍指明的路段一字不落地重复了一遍：

“德胜哥你就放心走吧。”翟晓光笑说。要是在白天，就能看到他脸上一对姑娘似的大酒窝。

翟晓光虽然脑子好使，但他身体太单薄，抬不出多少路腿就软得撑不起身子，后脚跟不上前脚，还不断摔跟头。刘德胜只好把他换到前面推着他走。天上挂了半轮月亮，加上哨卡上的一点余光，隐约看到脚下的一条羊肠小路。担架上的艾富再依旧呻吟不止，腹部绞痛使他不停地在抬把子上翻动，好几次掉下来，他们走得更加不顺畅。

“妈的你忍一下好不好。我们在救你，抬你下山不容易。”刘德胜喘着气说。

艾富再说他实在受不了，求刘德胜给他一个痛快，把他扔下山摔死算了。

“住嘴！你死了倒轻松了，你老婆孩子怎么办?！你给我忍住，好好配合我们！”刘德胜发着火。

“好，我忍，给我棵木头让我咬着……”翟晓光就腾出手从树上折下一截干木枝，放在艾富再的嘴里，咬了木棍他含糊不清地说：“我要是转运，我……我一定要报答你们……”

翟晓光笑说：“富再哥，就你这点出息，还是先好好把你的命保住再说吧。”

他们刚绕过一个灌木，翟晓光脚下突然一空，三人一下翻下山沟，原来脚下是一个陡坡。好在山沟不是很深，刘德胜和翟晓

光没什么事，只是艾富再的头上又多了条口子。不过，这一下摔得很有水平，居然摔到了矿井架子跟前。他们已经下到山根了，转弯又进了峡谷。抬把子是柳条编织的，经不起山石的磨擦拖拽，再加上刚才一摔，已经散架了。刘德胜只好把艾富再背到身上，翟晓光托着他的脚继续行走。

艾富再的疼痛是一阵一阵的，疼痛一发作，是一副生不如死的样子，缓和时，还能说说话："你们都是好人哪，德胜哥晓光弟，我做鬼也忘不了你们！"

刘德胜能感到艾富再的眼泪淌他的背上。刘德胜喘着大气，说："人活在世，谁也难免小灾小难……你要是有心，以后就好好谢谢晓光，他这一下山，两个月算是白干了。"

"只要我还有口气，砸锅卖铁……哎哟疼啊……"刘德胜实在是背不动了，两人就架着艾富再一步步往前挪。

走出峡谷，他们听到了河水流动的声音，也看到了村庄的灯光。过了河就到巴拉提乡了，乡里有医院，艾富再就有救了。刘德胜长舒了一口气，艾富再要是活过来，他就不会看到她老婆的眼泪，他最怕看到丧夫失子的痛哭。

四

还没到河边，就能听到河水在咆哮。下了一天的雨，河水涨了。到河边一看，刘德胜头皮都麸起来了。水流湍急波涛汹涌，别说背病人过河，就是一个健全人自己也难以渡过。刘德胜不会游泳，心里想这下完了。他朝边防哨卡看了一眼，实在不行，只有求助解放军了。

翟晓光说："没事的，这水不算太大，我在河边长大，游过去应该没问题。来时我记得河中心有一个小岛，上面好像有树。"

翟晓光把绳子的一头拴在岸边的一棵大树上，然后脱了衣裤，把另一头拴到自己的腰上。那腰细得就像姑娘。

刘德胜说："不行，晓光，洪水很猛，别冒险，实在不行，我们就上边防哨卡。"

“没事。德胜哥，我带着绳子游到小岛上，把绳子拴到树上，你们顺绳过来。”说完翟晓光就下了水。

一下水，翟晓光就有点力不从心。水太凉，都是山上下来的雪水。一个急浪涌过来，他喝了几口水，索性抓住了岛上倒下的一棵树干，用力一拽，上了小岛。然而，这个小岛也只有一条小船那么大了。岛上的树根已被水掏空了土壤，一棵又一棵地倒下，它们都有电杆那么粗，可是它们抵不住水从根部掏挖……小岛也要被吞没了，翟晓光被逼下水。水流太急，以至于他还来不及伸展胳膊做一个像样的游姿，就被水浪卷入河底。他漂浮上来的时间太长了，鼻孔呼吸到第一口空气时，已经喝进了无数口河水。他没有一点力气横渡到岸上了，他看到身上的绳子还捆绑着他，这让他没有随波逐流。他希望刘德胜把他拽回去。绳子绷紧了，他如鱼竿上的一枚饵料，毫无力气地任水摆布。德胜哥，你快拉我上岸，他在喊。可是他们彼此谁也听不见，看不见……一个浪头打来，绳子离开了他，他朝岸上的手电光看了最后一眼，顺水漂下去，像一枚落水的秋叶，一泻千里……

刘德胜一直在喊，始终听不到一丝回应。他果断做决定，先把翟晓光拽回来再说，于是他开始收绳锁。绳锁纹丝不动，一定是卡在树杈或石缝上了。他使出浑身的力气拉，一个踉跄，绳子突然变松了。刘德胜的心也嘭地掉下来。绳头是空的。他感到不祥，这不祥似天空陡然炸响了一个霹雷，炸得他身颤腿软……

他呼唤翟晓光，举着手电顺河拼命奔跑。他跑着喊着，一次一次被石头和树木绊倒，爬起来再跑。他跑不过利箭似的河流，他嗓子喊哑了，脸上和身上划满了血口子。他不能相信这个现实，这样简简单单地就把一个人弄没了？他不知道跑出多远，累得想吐。他后悔，后悔不该让晓光下水，后悔变成莫名的恐惧，咆哮的河流在无限放大，寒冷在无限放大，黑夜在无限放大，向他碾压过来，他被碾成一张薄翼轻浮飘荡……

刘德胜趴在地上痛苦万分，然而，噩运远没有结束。在他身后丛林里，两个黑影在枝叶掩蔽中靠过来。熊。这里棕熊出没不是稀奇事。刘德胜听到响声，却不做丝毫戒备，他双目呆滞，

面若冰霜，一种完全屈服于灾难的绝望心态控制了他。来吧，不就是死吗？死是对我过错的最好惩罚。然而，他突然想起了艾富再，不，他不能死，他的事还没有完，他拼命往艾富再的身边跑。

五

庞大的物体最先露出了它们的头颅，之后是脖子和身体。定神一看是两匹马，一黑一棕，马背上有人，身穿军装斜挎步枪——两个骑士被朝霞修剪得英武矫健。

“解放军……”刘德胜对躺在怀里的病人说。艾富再睁眼，艰难侧身，突然发出一声干嚎，侧身似乎加剧了腹部的疼痛，但听上去更像在表达一种喜悦。马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腾蹄嘶鸣。两个军人下马，一壮一瘦，向危难者走过来，眼睛里释放着温和而警觉的力量。

解放军的到来让刘德胜悲喜交加。如果翟晓光再晚一些下水多好，与救援军人失之交臂，分明就是他刘德胜的错。军人们来得及时又太不逢时……他甚至想埋怨他们来得太迟，想大声问，你们怎么才来？太晚了呀。出口却是：“解放军同志……你们救救我们吧……”

黑马战士问：“你们要过河？我们在哨所里观察你们很久了。这里是军事禁区呀。”他口气和蔼。

刘德胜这才感到，解放军的到来并不单纯来解救他们的，他们还在执行守防任务。刘德胜赶紧掏了身份证。说他们是山上采石头的民工：“我们这个工人得了重病，生命垂危，要送他过河去乡里医院……”

黑马战士打开手电，蹲下来看地上的艾富再，说：“这人情况不太好。”

刘德胜说：“我们都是一起上山的，不能让他死在山上，想不到河水涨得这么凶。刚才，我们有一个人让水冲走了，病人还没有救成，这又搭上一条命……”刘德胜哽咽着说。

棕马战士说:“这里坡斜水急,你们怎么过得去?”

“我们不是本地人,路不熟……”

战士把身份证还给他:“老乡你也别难过,我们帮你们过河。来,把病人放到马上。你也上来。”

刘德胜忙说:“解放军同志,我们还有一个人被水卷走了,你们是不是先……”

黑马战士思量片刻,对身边战友说:“李中士,你负责沿河找一下,顺便向上级反映这里的情况。快去快回。”

“是!”棕马战士接受命令,敬礼,翻身上马,挥鞭而去。

黑马战士一边扶病人上马一边说:“这水流入额尔齐斯河,前面还有很多干流汇进去,下游更猛,落水者一旦入水,恐怕凶多吉少……”

“……都怪我。”刘德胜难看地咧着嘴。

黑马战士把病人横放在马鞍上,用马肚带把他捆扎结实,说:“好在雨已停了,洪峰会落下来。我们尽快向当地政府汇报。现在要紧的是先把眼前这病人送过去,我们李中士有了消息就会跟我联络,好吗?”

刘德胜感动得鼻子发酸。这个世界好人多,可与好人一样多的还有不幸,“不幸”这个东西被恶魔一个接一个地制造出来,没有谁能够预测它捕捉它,脆弱善良的人总是与它狭路相逢。

黑马战士牵着马走,说:“前面不远有一个渡口。”

“真是太谢谢了……”刘德胜恨自己语言太单调贫乏。他跟在马旁,两手扶着横在马鞍上的艾富再,看着军人牵马步行,感觉很是过意不去。军马鬃毛整齐,壮硕健美,干净高雅,臀部滚圆滚圆的,走起来昂首阔步非常神奇,一颠一颠的。

“听口音你是甘肃人吧?”黑马战士问。刘德胜说是。

军人说:“我们还是老乡呢。看着你们这副样子我很难受。”

刘德胜这时才注意到自己的形象,他们在山上两个多月,洗澡刷牙靠雨水,头发和胡子很长,衣服已被汗水泡糟,一碰就烂,加上一夜跌跌撞撞地下山,浑身上下支离破碎,就像野人。

黑马战士又说:“这两年来这里采石的民工很多,都是非法

开采，他们上了不法包工头的当。你们可不要受利用啊。”

刘德胜听着心里难受。暗想，等把艾富再送进医院，把翟晓光的下落弄清楚，就招呼伙计们下山，再也不干这种违法的活计了，年轻力壮哪里还挣不到钱。

没走多远，眼前变得开阔宽畅。河水穿过空地，蜿蜒舒缓，几近静止。霞云倒影在河里，鸟儿栖枝欢唱，蛤蟆跳入草丛，晨雾飘渺……情景似梦如幻，惊涛骇浪恍若隔世。

黑马战士卷了裤腿，扯直缰绳牵马下河，马受到水的刺激嘶叫两声。水不深，只没到马肚，他们轻松过河。

到了村边一个“摩的”站点，黑马战士站住，说：“只能送你到这里了。我们还要执行任务。”

黑马战士边扶艾富再下马边说：“说实在的，看到你们之间这样亲同手足，我很受感动。你放心，我会联系官兵和地方组织搜救落水者。再见吧。”

军人上马卷尘而去。

“摩的”站旁有一些树，多是白杨和榆木，三棵五棵一组，都高过屋顶，树枝蓬蓬松松的，树下停着多辆载客的摩的。他们就坐摩的上乡卫生所。

医生对艾富再做了检查后，只说了一句话：上县医院吧。

他们又搭摩的上了泰勒县医院。医院刚上班，看到一个危重病人进来，就有医务人员围过来。做了化验后，医生说：“血项很高，腹腔内有大量出血。”医生边写着什么边说：“病人要马上手术。幸好你们送得还算及时。”

刘德胜长出一口气。医生撕下单子递给刘德胜：“去交费吧。”

刘德胜把身上的三百元钱和单子递进收费处，收款人说不够，光住院押金就得三千。这么多钱哪里有。刘德胜又找到医生，说没有这么多钱，看病怎么办。

医生有些为难：“先交五百吧，挂上吊瓶，你赶紧筹钱吧。”

刘德胜把艾富再放到病床上，说：“富再，你先躺着，医生说你没事，就是医药费还差一点，我去找老板借，再叫你老婆送过